



民国年间的珠江

广州是个山环水抱、河网如织的地方，然而——

喝水问题：一直困扰着历史上的广州

□叶曙明

1 越王井是赵佗挖的吗？

如果说，广州是东江、北江、西江三江相汇之处，珠江全年入海的总水量，超过黄河七倍，仅次于长江，但广州人却没有水喝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饮水问题确实困扰着广州人。原因在于“州治临海，海流秋咸”。每届冬季枯水期，咸潮便会托起珠江水，大举倒灌入城。最凶猛的咸潮，可以沿着北江往上游，一直到清远飞来峡。这时，所有的江水、溪水、井水，都变得咸苦难饮。

无可奈何的人们，为了取得淡水，要么往走上，要么往下走。往上走就是上白云山，从蒲涧源头帘泉取水，地势越高，咸味越少。往下走就是在城厢内外深挖井，希望挖深一点，水没那么咸。但咸潮来时，大部分井水还是咸的，越靠南边，咸味越重。

在离珠江仅一箭之地的越秀山脚，有一口神奇的井，咸潮季节，水居然是淡的。南朝宋人沈怀远在《南越志》里记录了这口著名的井：“天井岗下有越王井，深百余尺，云是赵佗所凿。

诸井咸卤，惟此井甘。泉可以煮茶。昔有人误坠酒杯于此井，遂流出石门。”人们相信，这口井之所以不咸，与它百尺之深有关。其实它的深度，也就在10米以内。屈大均称井水“力重而味甘，乃玉石之津液”，赵佗因为长年饮这井水，活到一百多岁。

南汉时这口井被皇室独霸，称为“玉龙泉”；南宋时还并于民，官府给井加了一个九孔的石盖，几个人同时打水，互不干扰，故称“九眼井”。需要解决九个人同时打水的难题，可见当时附近已人烟稠密，打水的人多得要排队了。

到清代，平南王府又把这口井独霸了十年之久，并在井四周建起围墙，派兵把守，私自汲水者要受鞭挞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井水仍清冽可饮用，但最后终成枯井，井底淤积深达七米。

这口井到底是不是赵佗掘的，争论从未消停。有人说，是六世纪南朝时来广州的达摩高僧挖的，真正的越王井在越秀山上悟性寺中。也有人说，达摩挖的井在光孝寺，不在越秀山。



▲ 九眼井

► 光孝寺达摩井

▼ 光孝寺洗钵泉



► 五眼井



增埗水厂，始建于1905年，1909年开始供水

4 苏轼被广州的咸水吓着了

两百多年以后，北宋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轼被贬往惠州，路过广州。他是美食家，味觉特别敏锐。他被广州的咸水吓着了：这样的水如何下咽？他请人浚缮天庆观里的水井，希望改善水质。挖井时挖出了一石龟，所以又叫“石龟泉”。这口井因苏东坡一顾而增得，暴得大名，但水质其实并不太好。黄谏在广州寻找优质水源时，曾慕名品尝，失望地表示：“苏东坡浚井元妙观（天庆观），饮之亦不甚佳。”

被黄谏看得上的学士泉、九龙泉、泰泉、蒲涧帘泉，都远离城区，取水不便。离城最近的，唯有越王井，但却长年被官府霸占，轮不到民众享用。一位罗浮山道士告诉苏轼：“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，春夏疾疫时多所损矣。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（即越秀山）井水，贫下何由得。”

但道士又悄声对苏轼说，他有一个解决之法：蒲涧离广州不过二十里，可以借助白云山的地势，把水引入城里。“若于岩下作大水槽，以五管大竹续处，以麻缠之，漆涂之，随地高下，直入城中。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，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，为小石槽以便汲者。”所花费者，不过是砍一批竹子做输水管，再用葵茅苫盖住二十里长的管道而已，“大约不过费数百千”，便可一劳永逸解决咸水问题。

听起来是异想天开，但苏轼深感兴趣。

于是他把方案力荐给广州太守王敏仲，希望他聘用罗浮山道士去做这个工程，后来还专门写信给王敏仲。对怎么防止管道淤塞，提出具体办法。可惜此事到最后不了了之，广州人要饮用自来水，还要再等了。

苏轼在天庆观挖过的那口井，后来成了每个到天庆观的人，必去瞻仰的景点。南宋淳佑年间（1241—1252），广东经略安抚使方大琮发现井有点淤塞了，于是重新疏浚，并从别的寺院移来一道铁井栏，把井围起来，免得人们往井里乱丢东西。虽然这口井因苏轼而闻名，但咸潮期间，它也一样是咸的。

《越秀史稿》一书认为，宋代以后，大海已远离广州，海潮不再抵达，广州水亦渐摆脱咸潮的影响，到晚明时，井水秋咸问题，基本消除。明代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刑部主事王临享来广东办案，声称“居广城三月，水亦在在可饮”，似乎便是最好的证明。然而，查王临享的行程记录，他到广州的时间，是仲春二月中旬以后，木棉花已经盛开。而咸潮发生时间，一般是冬至至献岁。王临享来时，咸潮已过，当然觉得“水亦在在可饮”了。事实上，同有明人的黄谏，仍然觉得广州“城中井水多咸苦”，显见咸水问题远远没有解决，宋代没解决，明代没解决，甚至到清代也没有解决。

5 杨箕村、天河村、洗村的争水公案

城里的生活，靠水井、湖泊和山泉，还可勉强应付，但乡村灌溉农田用水量，关系一年收成，矛盾便更加尖锐了。广州城郊不时因争水灌溉而发生械斗。城东簔箕村（今杨箕村）的玉虚宫，便立着《详奉各宪断定三圳轮灌跋水日期碑记》和《奉宪拘断三乡碑文》两方清代的石碑，记录着清代簔箕村、大水圳（今天河村）和洗村争水的一段公案。

簔箕村与大水圳、洗村相邻，田地也互相交错，长年共用沙河河水灌溉农田。大水圳处于上游，洗村处于中游，簔箕村处于下游，这三条村因为争水，吵吵闹闹，不知多少代人了。清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），三村先后在沙河涌下游建造跋闸，拦截沙河河水，实现截流储水，开圳引灌。后来，簔箕村民又集资在双复桥下游，建造跋闸，设三度人排洪的水闸，受益农田千六百亩。

大水圳为上陂头，洗村为中陂头，簔箕村为下陂头。番禺县令曾作裁判，大水圳与簔箕村轮流灌溉，大水圳截灌两日，然后簔箕村也决开基口放水两日，周而复始。由县衙弄发碑文，勒石铭碑，永远遵守，但碑文并未提及洗村如何轮流。

6 清末之后，咸潮为害才慢慢解决

到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三村为争水又起争端。上陂大水圳的田亩地势最高，沙河水位较低，不用水车抽水无法灌溉，但洗村则控告大水圳用水车引灌后，中陂更加缺水了。请求官府禁止上陂使用水车。这引起下陂簔箕村的抗议。于是三村的争水官司又打到了县衙。官府派人到村实地查勘后，再次作出判决：三村依田轮流取水，每村二日，上陂大水圳多添一日，灌溉在中陂的高田，可以继续使用水车，驳回了洗村的要求，并把最新的判决立碑为记，三村永远遵守。

但争水的矛盾，并未真正解决，从乾隆朝到光绪朝，每逢天旱和咸潮，冲突便频频发生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大水圳与洗村因争水再次开战，洗村召集三千多人，包围攻打大水圳，大水圳出动火炮还击。这场械斗打了三个月，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得不派兵弹压。但三年后，即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两村械斗又起，持续了一年多，互有伤亡，不少村屋也被毁坏，农田丢荒。直到官兵进驻，烧掉了双方作为械斗指挥部的公祠，以示警戒，才勉强把冲突压了下去。

直到民国时期，广州郊区的村落因争水而发生的械斗，仍此起彼伏。这种因水而起的争斗，在广州这个山环水抱、河网如织的地方，似乎不可思议，但究其原因，足见咸潮为害之烈。坊间有一首传唱了很长历史的童谣唱道：“咸水清，淡水浊，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。”背后的无奈和苦涩，又有谁解其中味？

直到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广州成立“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”，寻觅好的水源地，铺设管道，创办水厂，修建水塔，广州城区居民的生活用水，才逐渐摆脱咸潮的影响。

乾隆六年（1741）夏历七八月间，广州大旱，沙河水量减少。为取水灌溉，洗村在中陂堵截河道，造成下陂缺水，有簔箕村民去掘开中陂时，被洗村村民拿获，扭送官府，两村矛盾激化。洗村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家，路经簔箕村，被村民包围殴打报复。洗村村民大为愤怒，鸣锣聚众，抄起锄头扁担，准备与簔箕村民大打一场。簔箕村民向广州府控告洗村有“吹角担旗、毁苗封庄”等事。

案件经广州府知府、提刑按察使司、广东巡抚批转番禺县署审理。乾隆七年（1742）六月，番禺知县裁断，洗村的田地与上下陂都有交错，他们没有提出分日灌溉，是故意含糊，企图坐收渔利，擅自截断中陂水流，致簔箕村断水，又鸣锣纠众，意图斗殴，实属理亏，但簔箕村说他们“吹角担旗、毁苗封庄”，则是夸大其词，又殴打洗村村民，也是不对。双方各打三十大板。官府判决，三陂轮流灌溉，各取水二日，上陂之水同灌上陂之田，中陂之水同灌中陂之田，下陂之水同灌下陂之田，不得越取别陂之水，复起争端，按陂次第轮流，周而复始，勒碑为记，永远遵守。

我们是选择被自己的恐惧所控制呢，还是勇敢地去行动？我们是浪费掉自己的才华呢，还是去最大化自己的潜能？我们是把时间花在抱怨生活上呢，还是去找出许许多多让我们感恩的理由？

我们是等待被选择呢，还是自己选择自己？

我们是待在跑步机上跑步呢，还是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前进？

我们是不停地说“总有一天我会去做的”呢，还是今天就去做？

我们是自我放纵地生活呢，还是要对他人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？

我们是坐等事情发生呢，还是主动去让它发生？

我们是在批评别人的工作呢，还是去成为舞台上的那个人？

因为这不是一场彩排，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，而且赌注很高。

你打算怎样度过你的人生呢？

厨师和大厨的区别（外一则）

□（澳洲）达伦·波克 陈荣生 译

厨师知道该怎样做一顿饭。他能够按照食谱，把一些材料放到一起，做出一些可以吃的东西。这顿饭的消费者吃饱了，厨师的工作就完成了。但大厨不是这样的。

他是一位艺术家，不过用的是刀而不是画笔。他总是尝试新的口味和组合。

他用他的技巧来烹饪。他向大师们学习，而且一心一意也要成为一名大师。他不是按食谱烹饪，他在创造食谱。

他对食物充满热情。他不仅想让食物吃起来美味可口，还想让它看起来与众不同。

他不是在想让你的顾客填饱肚子，而是想给他们一个难忘的体验。

每位大厨手下都有很多位厨师。普通的厨师很容易被取代，但好的大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。每个领域（包括你所在的领域）里，都有厨师和大厨。有些人只为了完成工作，工作量越少越好。有些人则渴望成为伟人，所以最终创造出艺术。有些人认为他们的知识已经足够应付，有些人则继续学习，成长和发展，直到他们的技能成为世界级的。有些人是阅读并按说明书去做的，有些人则是编写说明书的。

好了，你是哪一个，厨师呢还是大厨？

人生不是一场彩排

英国小说家罗斯·特瑞美说：“人生不是一场彩排。”这很好地提醒了我们，在更宏伟的计划中，没有第二次机会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

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只有很有限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不要为其他事情而排练。

灯亮了，大幕拉开了，观众已经买好票了。

这是真实的事情。因此，我们要作出一个关键的选择。我们是在无意义的活动中虚度光阴呢，还是要带着目标生活？

我们是选择被自己的恐惧所控制呢，还是勇敢地去行动？我们是浪费掉自己的才华呢，还是去最大化自己的潜能？我们是把时间花在抱怨生活上呢，还是去找出许许多多让我们感恩的理由？

我们是等待被选择呢，还是自己选择自己？

我们是待在跑步机上跑步呢，还是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前进？

我们是不停地说“总有一天我会去做的”呢，还是今天就去做？

我们是自我放纵地生活呢，还是要对他人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？

我们是坐等事情发生呢，还是主动去让它发生？

我们是在批评别人的工作呢，还是去成为舞台上的那个人？

因为这不是一场彩排，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，而且赌注很高。

你打算怎样度过你的人生呢？

爸爸的两种态度

□爱满人间

曾经在看到一个小故事：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女孩，在家里因为作业没做好，爸爸就对她大吼大叫；恰好此时爸爸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，口气马上变得和蔼可亲。

看到爸爸打完了电话，女孩就一脸不高兴地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有两个爸爸，一个是能够亲切跟外人说话的爸爸，一个是对我暴跳如雷的爸爸。”爸妈听到这话后，竟然默对无语。而爸爸更在震撼之余，内疚不已！

《增广贤文》说：“好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”可以说，只要有理解能力的正常人，都可能有过类似的体验！

教育孩子，除了责骂之外，还有很多好方式。也许有人会说，作为父母，对自家的孩子就不用考虑那么多，责骂一下无所谓，他们不会计较的。然而，日常生活中，因为一两句过激的话，致使亲人成为陌路甚至成为仇人的事例并不少见。

美国哈佛大学有一项历时75年的调查结论：“真正能使人快乐的，不是财富、名利，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。”亲人，是人生中最密切的人，互相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，要让亲人得到真正快乐的秘诀之一，就是不说伤人的话语！



晓来清寒，篱上开朝颜。
阡陌露重湿衰草，村庄鸡鸣起炊烟，
大雁赴江南。

□老树